

A large, stylized green illustration of a flowering plant, possibly a plum blossom, with many leaves and flowers, rendered in a graphic, almost woodblock print style. It occupi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.

白梅花

朱子椿 著



当代剧作家文库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BAI MEI HUA



当代剧作家文库

朱子椿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白梅花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梅花/朱子椿著, -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3. 8

(当代剧作家文库)

ISBN 7-104-01799-2

I. 白… II. 朱… III. 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J8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3707 号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天河印刷厂印刷

2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8.375 印张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000 套

ISBN 7-104-01799-2/J·786

定价: 16.00 元

回首梅花思杳然（代序）

写作《白梅花》的时候，正值梅开时节，只是无缘再上梅岭一览梅林秀色。写这个本子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，间有停顿，但彼时创作思维仍在延宕。有些问题迄今还在思索着。记得梅岭有首清代诗人的七绝，后联是：“关山千里人何处，回首梅花思杳然。”创作上许多问题，也令人思量不尽。

《白梅花》讲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，素材来源是赣南西华山苏区时期的斗争故事。西华山至今流传着双巴崽（即李生子）闹红、打包办（垄断钨砂公司老板）、上下锄械斗等故事，我只是撷取一二敷衍成戏，情节基本上是虚构的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故事既要来源生活，又不能用生活去混淆艺术，我是挺赞成“编”故事的。常言道：戏字半边虚，此谓注脚也。

怎样编个好故事呢？窃以为有个三字经：新顺奇。文贵于“新”，“顺”理成章，这个“奇”字包罗的就多了，诸如大家常说的“一波三折”、“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”等等，但我觉得最为主要的是，只有个性化的描写才是传神的描写，只有立体化的描写才是感人的描写，只有人物“奇”，故事才“奇”得好看。毛宗岗就认为《三国演义》的成就是写了三个奇人：诸葛亮、关羽

白梅花

和曹操。我在结构《白梅花》的故事过程中，力求使白梅花、牛汉和黄文山这三个人物以及他们的关系能够“奇”一点。白梅花聪慧却忠奸难分，竟接受了一个奸险商人的爱；牛汉粗鲁却心地善良，竟“蠢”得连死都不晓得回避，黄文山险诈却风流倜傥，对白梅花的爱也来得真情。由于这三个主要人物有些“奇”，因人而事，所以故事也就有些“奇”了。当然，这只是作者的自我感觉。

写故事不可直奔主题。纵然思想再深刻，没有好的人物好的情节也难写出好看的故事来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要看有没有“戏”。

《白梅花》是革命历史题材，但我在编故事的时候，尽量避免正面去写“革命斗争”，没有花费笔墨去写地下党如何去劝解工人内讧，团结工人去斗争，而是把白、牛、黄三人的情感纠葛做为主要线索展开故事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这样写有戏。如果那样写，则难以脱出前人窠臼，难以写出人性人情，难以描绘出传奇色彩。

有一阵子，编故事被视为低层次的创作，文学（包括影视文学）作品不一定要靠形象说话，比如表达一种思想、一种感觉、抑或一种象征什么的，都能行。我想存在的都是合理的，各取所需，为我所用罢。但想是这么想，编起故事来心里就打起鼓点儿来了，有那么点不踏实。其实“没有内容的形式或没有形式的内容，都是不能存在的”（别林斯基语）。

编故事，当然以故事性既强，思想性又强的为上乘之作，然而，故事好看的娱乐性强的也不妨有那么一些儿吧？据说往后外国大片会多起来，那些都是特讲究故事的，我们需不需要在这上

回首梅花思杳然（代序）

头振作一下？

说真心话，我喜欢编故事，又真的埋怨自己笨拙不会编故事，巴不得灵感多多。

朱子椿

（原载中国戏剧家协会 2000. 3 《创作园地》）

目 录

回首梅花思杳然（代序）	1
白梅花（影视剧本）	1
大山作证（影视剧本）	31
小镇税官（影视剧本）	110
街边仔（影视剧本）	174
画眉（小戏剧）	214
种子（独幕话剧）	227
绚丽的枫叶（独幕话剧）	241
在海边（话剧小品）	252

·影视剧本·

白 梅 花

1

绵亘数十里的西华山。

隐约传来开矿的炮声。

西华山麓下坳集镇。街两边的店铺多是木板、竹篾搭就，矮矮的伸手可触屋檐。写着字号的各色布旗子、印着铺记的灯笼，从店铺的瓦檐下伸向街心，参差交错，丈许宽的街面铺着麻条石。

街上有不少人，多是矿工（打锤佬），他们衣着褴褛，眼下是暮冬，有的仅穿单衣，冷得手操在衣袖筒里。

在以上画面出现的时候，画外音：“民国十六年，中共赣南特委在赣、湘、粤三省交界处的西华山建立党支部，在当地人称之为打锤佬的钨矿工人当中发展党员，开展地下斗争。其时，西华山的打锤佬已达两万余众，大小棚目老板也有三百余。西华山上坳、下坳各建了集镇，茶铺、酒肆、妓院、赌场应有尽有。最热闹的时候，要数来戏班子。戏班子是由棚目老板花钱请的，戏台搭在露天，看戏不要钱。戏班子多从湖南来，称湖南班子，实

则叫祁剧。这天来了个湖南班子，在上坳落脚，挂牌的文武花旦艺名叫白梅花。”

街边一株大树。树干上贴着一张戏班的海报，围观的人们多喜形于色，声音嘈杂。

海报上面有行字写着：“文武花旦白梅花。”

镜头急速推向“白梅花”三字。

2

下坳集镇。

一群矿工围着张贴在店铺板墙上的海报七嘴八舌地说着。

一矿工：“你们讲白梅花身段好，嗓子亮，会做戏，依我看，白梅花顶呱呱的是标致！你们见过几个女人有她漂亮的？”

一矿工：“对了对了！我们打炮眼累了，提起白梅花就来了劲，他娘的白梅花还真解乏！”众大笑。

一位叫黄毛狗的矿工：“喂喂！你们晓得这回是谁请的戏班子？”见大家瞪着眼想听，卖弄地，“这回是人家上坳江西棚目老板请的！”

一矿工：“为什么我们下坳湖南老板不请？”

黄毛狗：“我们请得少吗？远不说，就说今年，十有八九不是我们湖南老板请的？”

一矿工：“这回争南山那条水口，上坳江西佬跟我们下坳湖南佬打了一场，这回人家请戏班，我们好意思去看吗？”

一矿工反诘地：“怎么不好意思？我们下坳搭台，上坳不也来看吗？”

黄毛狗：“上坳这回请，原因就出在争南山水口这件事情上头！你们晓得吗，他们是想借东风齐齐心。”

白梅花

—矿工：“齐个屁！我们去捣乱！”

—矿工：“这回争水口，牛汉的哥被江西佬打死了，让牛汉领头去捣乱！”

矿工们情绪激动起来：“牛汉天不怕地不怕！”“让牛汉去把白梅花抢过来！”“让牛汉上台去抱一抱白梅花！”“……”

—矿工：“哎唷，白天不敢讲人，晚上不敢讲鬼，你们看，讲牛汉牛汉就来了！”

矿工们都掉头去看。

黄毛狗轻声地：“牛汉是条牛，喊他不会听，激才有用，看我的！”

牛汉此时已走近了，他二十三、四岁年纪，魁梧而显憨厚。

黄毛狗：“牛汉！你看看上面写的：白、梅、花！”

牛汉咧嘴一笑：“她又进山了！”

黄毛狗：“你讲过喜欢她。”

牛汉：“是耶。”

黄毛狗：“抢她来做一晚老婆！”

牛汉：“这可以吗？”

黄毛狗：“我晓得你不敢！这回是人家江西老板请的戏班子，人家打死你！”

牛汉：“打死我？哼！”

黄毛狗：“你哥不就被打死了？你不怕？”

牛汉忽地提高了声音：“怕个吊！怕死不好汉，好汉不怕死！”

众矿工：“好！牛汉是条好汉子！”

黄毛狗：“牛汉，就看你的了！”

牛汉摇摇头：“不消抢，我们杨老板讲了，我们也请戏班子，先在下坳搭台！杨老板还讲，让我陪他去请。”

白梅花

一矿工：“这就好了！我们也有脸了！牛汉你去要得，杨老板唱红脸，你唱黑脸，戏班子就听我们下坳的了！”

黄毛狗：“不要瞎高兴，人家先请，戏班子怎好光听我们的？牛汉，还要准备动手！”

一矿工：“不错，抢他娘的！”

黄毛狗：“来来，我们丢牛汉！”

众人将牛汉抬起来抛向空中。

他们喊着：“牛汉！白梅花！牛汉！白梅花！”

3

一处山坡松树林子。晨。

雾岚缕缕，晨鸟啁鸣。

松枝上挂着件花褂子。

一位漂亮的姑娘正练着身段，她就是白梅花。

4

上坳镇上简陋的客栈内。

戏班的男女演员在漱洗。

一位梳头的女演员：“肖老板，梅花姐呢？”

中年的肖老板模样精干，正在剃胡子。他停住手中剃刀自语地：“是呀，白梅花还没起床？”朝楼上喊：“梅花！梅花！”

一位汉子答道：“梅花上山练功去了！”

那位女演员：“这么早，她一个人敢上山？胆子也真大。”

肖老板对那位女演员：“荷花，去找她回来。”

荷花：“我怕，有的打锤佬挺坏的。”

肖老板便对那位汉子说：“老陆，你同荷花一起去吧。”

老陆：“好吧。”

5

山坡松树林子。

林子间有了几缕阳光。

白梅花刚练完身段，欲取下松枝上的褂子，忽然发现什么，手停在空中不动了。

林子深处，隐约有个红红的东西悬挂在空中。

白梅花穿上褂子，四下环顾，静静地没有半点异样，便壮胆走近去看个究竟，在离那个红红的东西十来步的地方停住脚步。

这是个长条形红布包，两头用绳扎紧了，横扯在两棵松间，离地三尺许。

白梅花抬起脚边一颗石子，着力朝那东西掷去。石子打在那东西上，哑然无声，看来是个软软的东西。

白梅花又四下张望一阵，仍然一派死寂，这才放心走近去看。她在那个红布长条包前思忖许久，揣摩不透何物，就轻轻扯开布包的缝隙来看。

一只苍白如纸的死人手臂从布包里脱落出来。

白梅花惊叫一声，后退了数步。

白梅花惊魂未定，忽地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。这人是牛汉。

牛汉一把将白梅花抱紧，就在她脸上、嘴上乱吻起来。白梅花挣扎着。牛汉伸手去乱摸白梅花的胸部。白梅花在慌乱中猛然一扭身子，挣脱开来，转身就跑。

牛汉此时手握白梅花贴胸穿的粉红色的小衣兜，这是白梅花挣脱身子时扯脱下来的。

牛汉没有去追赶白梅花，他将小衣兜左看看右看看。

小衣兜上，绣着一朵白梅花。

牛汉举起小衣兜叫：“白梅花！白梅花！还你的小衣兜！”

白梅花头也不回地跑下山坡去了。

白梅花跑进镇子。

恰好与老陆、荷花相遇。

荷花：“梅花姐！”

白梅花喘息着：“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”回头张望着，“还好没有追来……”继而笑道：“不要紧的，遇见了一个蠢汉子……”

6

客栈小小的厅堂。

戏班的全体人员吃完早饭，在收拾饭桌。

肖老板对白梅花说：“下次不可独自出去了。下午黄会长会来轿接你去唱曲子，还要去个青衣。”

白梅花：“是不是西华山商会会长黄文山？”

肖老板：“不错。黄会长挺关照我们的。”

正说着，老陆进来：“肖老板，黄会长来了两乘竹轿，在店门口等着呢。”

肖老板：“老陆，叫荷花、一副板鼓两把胡琴一起去。”

老陆：“好哩。”便去叫人。

肖老板：“梅花，你快准备一下。”

正在此时，径直闯进两个人来，其中一位是牛汉，另一位是下坳棚目的杨老板。

杨老板一进门便抱拳一拱：“肖老板！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白梅花

肖老板：“哟，是杨老板呀！快请坐快请坐！”连忙还礼让坐。

杨老板坐定，指着牛汉说：“这位是在下棚目的牛汉。牛汉，快见过肖老板！”

牛汉站在杨老板身后：“肖老板！我是个粗人，打锤佬。”

白梅花一见牛汉进屋便吃一惊，此时忙给肖老板使眼色，肖老板是个精明人，明白了白梅花的意思，不露声色地：“快看茶！”又给老陆努努嘴。

老陆久跑江湖，也明白了，就出屋去。

肖老板：“杨老板来有什么事呢？”

杨老板：“想请贵班今天在下坳搭台唱戏。”他见白梅花正欲离开，忙叫住，“这位是贵班台柱子白梅花小姐吧？”

白梅花只好停步：“杨老板见笑了，哪里是什么台柱子？”这时老陆端个茶盘子进来，白梅花顺手取了盅茶递给杨老板，“请用茶。”

老陆则将另一盅茶递给了牛汉。

肖老板：“杨老板，你晓得，我们这回进山，是上坳的棚目老板们请的，他们已给了定金，不好推辞了。”

杨老板：“我怎么会这么不懂事？当然晓得那边不好推辞的。我已经替你拿好了主意，上坳不是晚上唱吗？下坳就在天断黑前唱毕，下午三、四点开锣，不就行了？”

肖老板忙不迭地摇头：“不行不行。”

杨老板：“怎么不行呢？上下坳也就十里，走得快一个时辰也就到了。”

肖老板：“不是这个原因，我们下午也有请，是黄会长。”

杨老板脸露愠色：“你这是看不起我们下坳？”

肖老板：“怎么会呢？我们都是湖南老乡，要亲也是亲下坳

呀！只是黄会长那头推辞不得的。不然，是不是请杨老板一道去同黄会长商量一下？”

杨老板脸一沉：“老兄这话，是想用黄会长压我？”

话犹未了，牛汉将手中茶盅在茶几上一磕，“叭”地一声响，只见他浓眉高挑，豹眼圆睁，满脸杀气，茶盅已经碎了，碎片仍然攥在他手上，指缝间淌出鲜血来，却不说话。

肖老板噤若寒蝉，说不出话来。他的前额渗出细汗。

立即有几个戏班的男人走进来，显然是刚才老陆预先布置在屋外等候的，这几个人在肖老板周围站定。

杨老板只是冷笑。

白梅花此刻莞尔一笑，对牛汉说道：“大哥息怒，有话好商量。”说时用指轻轻一戳按在茶几上的那只染血的大手，意欲让他松开掌来好收拾碎磁片。

牛汉却一把抓住白梅花的手掌，握住不放。

白梅花通红的脸。

牛汉直愣愣的眼光。

戏班子的几个男人都捏紧了拳头。

肖老板忙向着白梅花摇头，示意忍住性子。

白梅花会意，平静地：“请牛大哥多多包涵。”轻轻掰开牛汉的手。

牛汉仍直勾勾地盯着她看，手倒松开了。

杨老板忽然大笑：“这位大哥脾气就跟他的姓一样！”

气氛立时松弛了许多，戏班男人们都松开了拳头。

杨老板：“白小姐有胆有识，我是眼见了！敬佩敬佩！你莫要怪牛汉，他是个直肠子的人，看你标致，就粗鲁起来。打锤佬没有见过世面，蛤蟆想吃天鹅肉！哈哈！”

白梅花瞟一眼牛汉。

白梅花

牛汉一点不生气，仍木然看着白梅花。

杨老板端起茶来呷了口：“这个牛汉是我特意带来见你的，你看看，这些人惹得惹不得？”肖老板朝牛汉打个拱：“梨园戏班仰仗的是四方朋友，请牛大哥多捧捧场。”又朝杨老板打个拱，“杨老板海涵，知道黄会长我们也得罪不起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尽量提早赶回来。只是下午、晚上一共二场戏一场清唱，怕唱不下来唱砸了……”

杨老板：“只要在我们下坳先唱，就好说，生须戏旦角戏调配好就是。”

肖老板又打个拱：“这就先多谢了！老陆，你同杨老板商量一下，我同梅花赶早些去黄会长那里。”

牛汉突然说：“我也去。”

杨老板笑道：“你去做什么呢？去不得。”

牛汉：“去得。”

杨老板：“去不得。”

牛汉：“去得。”

杨老板想了想，问：“白小姐你讲，牛汉去不去得？”

白梅花：“我讲有用吗？”

杨老板：“牛汉听你的。”

白梅花试探地：“牛大哥听不听我的？”

牛汉憋了一阵才说：“听。”

白梅花：“真听假听？”

牛汉：“真听。”

白梅花笑道：“什么都听？”

牛汉：“都听。”

白梅花朝茶几上的碎磁片一指，“叫你吃这个也吃？”

牛汉瞥一眼白梅花，拿起块磁片就塞进嘴里，咔嚓就咬，嘴

角流出血来。

白梅花慌忙地：“好了好了，不吃了不吃了，快吐出来！”

杨老板大笑：“蠢牛蠢牛！”

牛汉默然一阵，吐出碎磁片，已是满口血污。

白梅花柔声地：“牛大哥既然这样听我的，就请牛大哥留在下坳帮我们搭台，我从黄会长那里回来，专门替牛大哥唱支曲子感谢，好不好？”

牛汉点头。

7

山路上。

白梅花坐在竹轿上，肖老板在轿旁跟着走，后面一乘竹轿上坐着荷花，还有几位带着胡琴板鼓之类乐器跟在后面走着。

白梅花：“怎么上梅岭呢？黄会长不是住在西山下吗？”

肖老板：“如今是梅开时节，黄会长要在梅岭赏梅听你唱曲子。”

一轿夫：“黄会长在赏梅阁等着你们呢。”

8

梅岭山顶赏梅阁内。

一盆火红的炭火。

西华山商会会长黄文山同十几位上坳棚目老板正在饮酒谈笑。黄文山四十出头年纪，却如三十出头岁数，穿一件蓝紫绸面对襟棉袄，一条笔挺鹅黄洋毛料西装裤，着一双白面皮鞋，大概喝了酒，满脸泛着红光，精神焕发。